

世纪曙光文丛

苦 太 陽

庞瑞琳
贾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责任编辑：宋宝强

封面设计：主 桅

我认为：《苦太阳》是不朽的著作，应该、也必然会世代流传，让人们不忘过去，不忘那段惨绝人寰的历史。那段历史是“空前”的，只有记住它，才能使它永远“绝后”！

霍松林 2002.6.28。

ISBN 7-104-01333-4



9 787104 013334 >

ISBN 7-104-01333-4/I · 543

定价：38.00元

I247.5
1498

苦 太 阳

庞瑞琳 贾 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苦太阳/庞瑞琳 贾凡著.-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2.4
(世纪曙光文丛)

ISBN 7-104-01333-4

I.苦… II.①庞…②贾…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11955号

世纪曙光文丛——苦太阳 庞瑞琳 贾凡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81号)

(邮政编码: 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印刷

554.4千字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22.5印张

2002年4月第1版 200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60套

ISBN 7-104-01333-4/1·543 全套定价: 300.00元

本册定价: 38.00元

目 录

代 序	生命的呼唤	(1)
第一章	西去，西去	(4)
第二章	五月槐花香	(17)
第三章	绿州	(28)
第四章	杂草、杂草	(41)
第五章	场部批斗会	(61)
第六章	不该在此相逢	(82)
第七章	灶房里的骚动	(101)
第八章	斩不断的情思	(116)
第九章	握住圣洁的爱	(137)
第十章	“卫星”飞满天	(153)
第十一章	绝处逢生	(192)
第十二章	笛声悠悠	(217)
第十三章	真真假假	(250)
第十四章	又一次磨难	(268)
第十五章	妖风万里埃	(291)
第十六章	新任队长	(312)
第十七章	苦涩的重逢	(325)
第十八章	走进炼狱	(364)

第十九章	欢天喜地	(398)
第二十章	一起反革命暴动案	(429)
第二十一章	沉重的背负	(465)
第二十二章	勒紧裤腰带	(491)
第二十三章	悔恨交加	(512)
第二十四章	警察与小偷	(534)
第二十五章	第一次出逃	(560)
第二十六章	开辟新农场	(582)
第二十七章	饥不择食	(610)
第二十八章	逃出一条生路	(634)
第二十九章	面对死神	(662)
第三十章	血泪喜相逢	(689)
后 记		(707)

代序

生命的呼唤

——读长篇小说《苦太阳》断想

文大家

面对斑驳纷杂的生活现实，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浮躁的社会氛围中，作家庞瑞琳、贾凡不趋势媚俗、急功近利，把眼光投向河西走廊那片荒凉的土地，讲述了关于饥饿与死亡的故事。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这是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痛苦的回忆。在悲剧发生四十年后，人们拨云破雾，终于看到了那轮《苦太阳》，看到了《苦太阳》光环下走出来的和没有走出来的那些人的身影。这是一部关注人民大众疾苦，忧患国家民族命运的长篇小说著作，作家勇敢面对“惨淡的人生”，显示了可贵的人格力量。

*

作家选择了家乡（书中称为舟城）的流放群落为主线，构建了夹边沟典型环境。他们中有教师、专家、教授、科技人员、画家、演员、党政干部、大学生等等；他们的关系或师生、或同学；或亲属、或恋人、或朋友、或同窗学友，或多年同事等等，形成了多层次的人物关系网络和相关共同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背景。作家还亲临实地采访、考察、感受，这些都奠定了真实而坚实的生活基础，使作家抒写的视野有了广阔的空间而游刃有余，写人、叙事、状物都鲜活了起来。那年轻人秦岳与姜曼忠贞不渝的恋情；风流倜傥的柯楠与爱妻茹慧瑶的家庭惨剧和苦苦相思；

博学的中学优秀领导人王锦的不堪屈辱而大义凛然的绝食自尽；安宁的宗教虔诚与善良忍让等等，都有家乡人的原型，或直书其名，或直述其事，使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而夹边沟的沙尘风暴，戈壁滩的酷热奇冷，如野兽窝般供人蜷缩的地窝子，宿半野狼凄厉的嗥叫等等，则如临其境，如见其景。更有那熟悉的乡言俚语、风土习俗：排遣饥饿，说道家乡特产“焗馍”、“油炸盒子”；消解疲累，神游“仙人崖”，“南门外莲花池”，以及“清汤寡水”、“油津津”等等充耳祥熟的独特方言。这样的描写俯拾皆是，把人带进一个熟识的环境去感受、解读，形成作品特有的亲和力与感染力。扎根于生活的土壤，跻身于人民群众的行列，这就是作家的文学品格。

*

作品的浓眉重彩，多侧面、多层次地展现夹边沟人的生存状态，描绘各式人物的心路历程及其命运归宿。善善恶恶，恩恩怨怨，生生死死，都在这块舞台上表演。这里高尚与鄙俗交汇，诚挚与狡诈碰撞，宽容与偏狭邂逅，抗争与屈从同行。豁达大度的柯楠把能保命的家乡“锅盔”分食给身边饥饿的同事难友；北大高材生的英语教师温德清为救助难友去冒险找吃食被打断了腰；梁世杰受严刑捆打，是因为愤然反抗管教人员的虐待；徐振邦出卖同乡难友向管教人员卑躬屈膝献媚，却是为了自己活命。还有陈沙飞与杨鹏逃跑不同的结局，有人捕捉烤食田鼠等等。人物命运与生活场景错综交替、层层递进，绘成庞博的人生百态图。千人千面，作家在这里把人性诠释到了极致。

*

理性的思辨与浪漫的抒情相结合，是这部长篇小说鲜明的艺

术特色。写到夹边沟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向饥饿抗衡，作家感慨道：“人类为了生存，总是不断地和死神，和一切阻碍人类生存繁衍的事物抗争着，他们就是这样发明着，创造着，前进着。而他们的这一创举是用众多同伴的生命换来的。”如此深沉的哲理思考，在书中屡见不鲜。秦岳与姜曼的恋情是贯穿全书童话般的亮点。钟情的姑娘姜曼，甘愿来夹边沟陪伴未婚夫，她怀揣着自己一天仅四两的口粮中剋扣下来的杂面窝头，远道跋涉去送给饥饿的未婚夫秦岳而倒斃在沙漠大雪里。作家没有刻意描绘死者惨状，而是编织了绚丽的花环为她送行，让美丽的姑娘在喷薄日出的七彩光环里面对灿烂的朝阳闭上了美丽的眼睛。这真是激动人心的神来之笔，作家在这里是以热烈、昂扬的旋律，礼赞美好的人生——艰难的诞生和悲壮的死亡都是美丽的。如此凄美绝唱，令人击节！

*

对于夹边沟人五光十色生活场景的描写，《苦太阳》有着独到的手笔。作家以丰厚的知识积淀，展示了人们在苦难面前演唱情歌，咏诗作画，谈词论赋，演戏清唱，乐器吹奏，舞蹈欢娱等一系列情节。这种“苦中作乐”的描写，正揭示了人们渴望生存，呼唤生命的本能和高尚的情操境界，与他们悲惨命运的遭遇形成强烈的反差，沉重地撞击着读者的心弦，从而加深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具有深刻的人文认识价值。

作家以精彩的笔触，真实地、艺术地、全景式地，再现了与千百万人民大众命运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苦太阳》堪称是一部史诗。读罢掩卷，浮想联翩，遥望陇原，不胜慨然。

第一章 西去，西去……

哐噔，哐噔，哐噔……

列车，如一头忍辱负重、气喘吁吁的老牛，踉跄西行。

车厢里，十二张五官各异，表情如一的面孔，显露出困顿、疲惫、凄楚、忧虑。如十二级台风过后，一败涂地的田野、村舍；似大浪冲击过后，抛弃在沙滩上无人捡拾的贝壳，海螺。

秦岳仰靠椅背，微闭着镜片后的双目，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儿。其实他一点睡意也没有，脑海里正在波涌浪翻，他的那颗心仿佛在被一双利爪一点一点撕扯着，粉碎着，耳际久久萦绕着姜曼追赶汽车时的呼号。

“等等，等一等——秦岳，等……”

车后卷起的尘埃将这喊声连同那娇丽的身影一齐淹没。

秦岳不敢回头，不忍目睹这凄惨揪心的一幕。况且，即使回头也无法看得清。这辆公安署的面包车上押着他们一行十二人。前面坐的是民政局带队的蒋同志，不，蒋干部（自被划为人民的敌人之后，他们就将具有深刻革命含义的“同志”二字从心里抹去了。他们不配称人家为同志），后面是两位持枪的干警，枪身掩在军大衣里，只露出黑黢黢的枪口，背靠着两扇紧锁的小铁门。这道门，仿佛从此把他们与世隔绝了。

本来心甘情愿，心安理得，准备如平常干部犯了错误之后下放劳动一样，去接受改造，洗心革面，决心换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十二人，一见这枪口，周身的血液一下子凝固了，心中疑云密布；莫不是？……

面对这十二人的一脸惊惧，蒋干部一再向大家和颜悦色地解释：“呵，呵，大家别介意，别介意噢。怕路上不安全，这两人是派来保护大家的。”

大伙在惊惧的同时，仍有一种上当受骗的屈辱感。

“姑姑等，姑姑等……”

姜曼的呼号，此刻似乎幻化成田野里这斑鸠的悲鸣，时远时近。

假如我们真如这一对斑鸠，该有多好……

他在心里一遍遍埋怨着：姜曼呀姜曼，你咋就这么傻？我已经成了“妖怪”，成了革命的垃圾，成了不齿于人类的一堆臭狗屎了；而你，依然是一只洁白无瑕的天鹅，你可以去找你那真正的白马王子，你完全可以“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呀，你怎么……

秦岳认定，这阳光明媚，烟柳垂青，艳粉娇红的五月，其实是个多事之月。屈原之死，“五四”运动，“五卅”惨案，不都发生在这一月吗？“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这是一首多么悲壮的歌！

就是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季节，他们的爱情之花，却在将要绽放出奇光异彩的时候，一夜之间突然遭遇了一场暴风骤雨的袭击，一下子凋零了。

不是姜曼无情，而是他。

姜曼在宣传部也算是个“笔杆子”，很受部长的器重，刚刚被吸收为预备党员。不能因为自己的关系而影响了姜曼的前途。他思前想后，在痛苦中煎熬了几个不眠之夜，终于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与姜曼一刀两断，终止同她的恋爱关系。

秦岳通过他的表弟，将这一决定转告给姜曼，要求双方从此断绝来往。并将姜曼送他的一本装帧精美的日记本退还。那是一年前，两人在热恋中相互交换的信物。他要姜曼千万千万不要再来找他，他已经是个沾满细菌的病源。幸好姜曼于五月初，被送往省党校学习还未回来。他的日记是由姜曼母亲翻找出来退还的。姜曼母亲还夸赞他做得对，懂理性，事事处处能为别人着想。说等这阵风头过了，说不定她还要认他做女婿哩。当表弟将这番话转达给秦岳时，他只能苦笑几声作罢。

姜曼送给他的日记本，是一本夹满了各色花卉、溢彩流香的诗集。那里面有娇雅的丁香，富丽的牡丹，浓烈的玫瑰，柔嫩的罂粟花，灿然的蒲公英，桀傲的马兰，纯情的玉兰……每一朵，每一瓣下，都有一首耐人寻味，绝妙无比的诗句。每每诵读起来，都令他心旌摇荡，心驰神往。仿佛那是一片青草地，一座百花园，既容纳了姹紫嫣红，又折射着鸟语花香；既充满了云蒸霞蔚，又映衬着花朝月夕。啊，啊，那是一个少女向恋人敞开的胸怀，那是一缕春蚕般心心念念倾吐给恋人的万千情丝。那里边闪耀着追求光明、幸福的思想火花；升腾着充满理想、信念的心灵的曙光；激荡着、澎湃着涨满青春活力的心的风帆。

他曾将它紧紧压在胸前，就像紧紧拥抱着姜曼那柳枝般娇柔的身姿；他曾经吻遍其间的每一朵花，每一页诗篇，就像热吻着姜曼那搏搏跳动的心房。他几乎将每一首诗刻进了脑际。

你找到了吗，
五瓣丁香？
传说那是爱情之花，
清香，浓郁，
如醉，如痴，
寻找，便是一种乐趣。

这是写在一束丁香花下的。

她并非娇艳富贵，
也不愿听从君王的旨意，
只循着自然的法规，
该开即开，
该谢就谢。
即使将它的躯体烧焦，
也依旧傲然怒放，
给世间一片绚丽璀璨。

这是写在紫绒般的牡丹花瓣旁的。在一朵明黄的蒲公英旁写道：

小小的花，
开在路旁，
只是粲然一笑，
绝不引人注目。
白发又来得那么匆忙，
却从不后悔。
借微风将绒球儿吹散，
依然将子孙延续。

……我们本该是，在铺满碧草与鲜花的原野，无忧无虑，纵情放歌新的生活，吟咏美好的青春，倾泻心灵中溢满的情爱，抒发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赤裸裸的炽热情怀。然而，意外的变故，比蒲公英的“白发”来得更快。那令人心醉的相互往来，那轻歌漫舞的花前月下，那美妙纯洁的无尽遐想，那理想、

信念的圣洁光环，在这鲜花盛开的季节，却因了他的多嘴多舌，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时，他真想狠狠抽烂自己的嘴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怎么连这么普通的古训都忘得一乾二净？你这个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退回了各自的信物，就像抽去了他的灵魂。那些日子，秦岳感觉到自己只剩了一个躯壳，在机械地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同仇敌忾的批判、斗争，一味地低头认罪，劳动改造。

姜曼消失了吗？……他怕想她，又不能不时时牵挂；他怕见她，又想每天都能远远地看她一眼……

终于，这一天来到了。

那是秋雨霏霏的 57 年国庆节，大街小巷依然有彩旗飘舞，广播喇叭里依然播放着《歌唱祖国》的雄壮旋律。但是秦岳觉得，这一切欢乐已经和他相去甚远。他，一个人民的敌人，只有低头走路的份儿了。好在，脚下还能登个自行车灰溜溜地转悠。

就在这时，他看到了她。她正远远地从行人道上边迎面走来。

那是日思夜想的情影啊，他的曼！还是那么姣好的容颜，还是那双美丽的长辫子在身后甩来甩去？……

秦岳的近视眼尚未将那模糊的情影看清，只见她已不顾一切，欣喜若狂地向他飞奔而来。他赶快埋下头用力一蹬脚踏，从她身旁溜走了。不知道身后的她，是怎样瞪着艾怨的秀眸，泪流满面，跺着脚骂他这个无情的恋人。

他想，这将是他们相见的最后一面，感谢上苍为他们做了这次戏剧性的安排。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在他启程的时候，她会追来，留给他铭心刻骨的几声呼唤。

这呼唤，将伴随着他西去，西去……

“呼儿——呵，呼儿——呵……”

“唛——唛，唛——唛……”

这怪声怪气，忽高忽低的鼾声打断了秦岳的思绪。他睁眼一看，对面座位上，余敬之的头枕靠在白帆的肩膀上，没事人一般，睡得正香。秦岳真佩服这位青年画家，在这种境况下，别人都临渊履薄一般，他却泰然自若，竟有这般佳境！

而白帆一直正襟危坐，一动不动，像个道行深厚的出家人，心甘情愿为余敬之当着靠枕，面部极度平静，既没有委屈，也没有羞愧。难道说他的心，也这样平静如水吗？

桀骜不驯的余敬之，一夜鼾声如雷，在列车的摇晃中确实睡得又香又甜。当他睁开眼睛时，天已放亮。

透过车窗，余敬之蓦然望见在广漠的荒原上，蜿蜒着一条黄龙般绵延不断的边墙，间隔一段便突起一个敦实高挺的烽火台。想不到，这道边墙，东起山海关，西达嘉峪关，全长 12700 余里，历经数百年风雨剥蚀，却依然保存得如此完好。“明长城！”他禁不住激动得差点喊出声来。

明长城在芨芨草、骆驼刺的陪伴下向西延伸。那象征着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躯体，裸脊露背，接天连地，一直伸向绿的尽头，伸向低矮的土屋、土堡、场院、柴禾堆、麦田、果园以及白杨掩映中的村镇。密不透风，排列整齐的梨园，被一丛丛相亲相偎的钻天杨包裹着，护卫着，只露出如雪似云的粉白色的繁花。同样是白杨包裹的田野里，虽不见一人，却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和正在挥洒着多少代人的心血和汗水，体现着与烈日和风沙搏斗着的不屈不挠的坚韧。他的手就有些发痒。如能将这一幅幅大漠风情描绘下来，传神写意，探索人类无形灵魂的真实，来它个三丈长的“大漠广居图”，定不亚于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也可如沈周那样，在画卷上自题：“画在大痴境中，诗在大痴境外，恰好百二十年，翻身出世作怪”了。也许，这次西去，他将因祸得福，有机会在绘画中另有一番新的领悟，产生气势磅礴之作。

但当他的视线停留在窗内那一身警服上时，他的心又缩紧了。

一个能容纳一百多人的车厢，前边都是自由的旅客，只有后边这两排，是经带队的蒋干部与列车长交涉后，专门留给他们的。车窗北边靠窗口坐的是武警队的指导员，南面靠窗口坐的是另一名武警，带队的蒋干部则坐在边上。真算得上对他们十二人备加“爱护”了。况且，还有五人被带着手铐。怕跳窗？怕跑出车厢？也许，怕发生更加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人怎么此刻就成了这三位人民眼中的“宝贝疙瘩”了？

这位一贯心宽体不胖的画家，这位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不通晓的才子，这位毕业于杭州美院的农民的儿子，一向政治嗅觉迟钝，不懂得审时度势，不谙熟察颜观色，还爱将农村民间的顺口溜拿来在城里人面前当笑料的天真的艺术家，连日来心中也像蒙着一层迷雾。

更令他感到大惑不解的是，他们一行蹲在车站站台上等待列车到站时，蒋干部接到市公安局打来的电话。一个多小时后，又见一位干警骑车来，交给蒋干部五副手铐。蒋干部面露难色，似乎连他也弄不清为什么非要使用这玩意儿。这五副手铐到底该给谁戴，不该给谁戴？都是些教师、干部，爱脸面的人，戴上这，上车下车多显眼，多不方便。蒋干部与指导员商了半天，最后将铐子交给了指导员。他说他没见过这玩艺，不会侍弄。

这玩艺确实是人人最忌讳的不祥之物。这十二人也没见过。只见书上写有“锒铛入狱”这种语汇，却未曾见过真正的“锒铛”是个什么样儿，又怎样“入狱”。只知那是对杀人放火、偷盗抢劫之类的犯罪分子所使用的戒具和罪有应得的惩罚，与他们这些自以为有知有识非偷非盗的文明之人，党的国家干部，按理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蒋干部让精熟此道的指导员去戴，他则无奈地拿出名单，从头一名念起，一气念了前面的五人——没办法，该上谁谁就自认

倒霉吧。

在戴铐之前，被点上名的五人，惊惧得胁肩累足，双腿打颤，面如土色，已是如临刑场，身子软塌塌瘫成一堆，半晌立不起身来。

蒋干部知道这些知识分子遇事好琢磨，顾虑多，便和颜悦色地做思想工作：“不必害怕，这只是权宜之计，这一路路途遥远，怕出意外，是出于对大家人身安全的考虑，没有别的意思，希望给予配合吧。”

随后，那位指导员便将手铐一副副打开。那五个人依然是一脸悲色，却一个个乖乖伸出双手就“擒”。

现在这五人，就分别被安排在每排座位的中间，不仅低头耷脑，而且将锁住的双手尽量藏进袖筒里或夹在双腿间，变换着难耐的坐姿，生怕让过路的人瞅见。

其实车厢里的那些自由旅客在看到那两位武警和这一行缄默无语、低头耷脑的人后，就明白了一切，个个像躲瘟疫似地挤到了前边，没有人愿意多看一眼。

甚至连小孩也被他们的家长嘱咐了什么，小脑袋不敢往这边转。

但时间长了，孩子们还是矜以按捺得住，老是扭动着小脑袋伸长脖颈朝后张望。

有两个四五岁的孩子，自以为懂事儿，还边看边悄悄嘀咕。

小女孩问：“妈妈说，这些被押的人是坏人，是妖怪，你看像吗？”

小男孩略一思索，摇了摇头：“嗯——不像。西游记里的妖怪不都是绿脸红胡子，手像老鹰爪子，头上还长着角呢。”

“可他们脸上脏兮兮的，头发、胡子像堆乱草，连头都不敢抬，不是妖怪是啥？”

“我看不像。”